



# 生吧!生吧!

SHENGBA SHENGBA

秦天 叶紫铃 著

谨以此书  
献给

广大已婚未育,还在为生娃问题  
不屑、纠结、观望、烦躁的80后女性们。

生娃不可怕,就怕娃妈顾虑大!

看婚姻?看职场?看心情?看房子?

这里好戏连连,演的就是你!

团结出版社

小说改编  
影视剧  
火热筹拍中!

生吧！生吧！

SHENG BA SHENG BA

秦天 叶紫铃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吧！生吧！/秦天，叶紫铃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3

ISBN 978 - 7 - 5126 - 0731 - 6

I. ①生… II. ①秦…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9780 号

---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16

字 数：383千字

印 张：24.5

版 次：2012年3月 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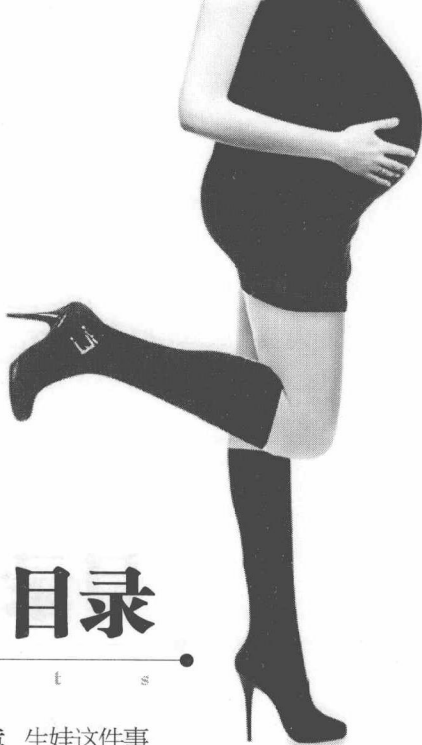
印 次：2012年3月 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 - 7 - 5126 - 0731 - 6/I. 321

定 价：32.8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 目录

C o n n e n t s

- 第一章 生娃这件事  
• 001
- 第二章 钱钱钱，娃娃娃  
• 022
- 第三章 为什么要生孩子  
• 044
- 第四章 一人分饰两角  
• 066
- 第五章 因爱之名  
• 086
- 第六章 最浪漫的事  
• 105
- 第七章 老问题，新革命  
• 124
- 第八章 朋友的爱  
• 143
- 第九章 新美人主义  
• 162
- 第十章 我要我们在一起  
• 182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第十一章 在云端

· 201

## 第十二章 安乐窝

· 218

## 第十三章 黑色喜剧

· 236

## 第十四章 一切为了孩子

· 258

## 第十五章 蓝颜战争

· 279

## 第十六章 心灵的孤岛

· 298

## 第十七章 母性的呼唤

· 313

## 第十八章 犒赏

· 333

## 第十九章 向左走，向右走

· 353

## 第二十章 三十而立？

· 370



# 第一章

## 生娃这件事

在这个城市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女人，美丽的，温柔的，知性的，泼辣的。有人说，每一位女人都是天使，有着隐形的翅膀。然而无论是潮女或是公主，是万人迷或是清纯萝莉，终有一天，天使会折断了翅膀落在地上。这个地上，就是——产房！

施敏生娃那天，是春寒料峭的季节里少有的艳阳天。婴儿在众人翘首以盼的日子里迟迟没有动静；然而大家稍一懈怠，立即破茧而出——母亲被孩子牵着鼻子走，在第一次过招就已经定下了基调。

产房总是这样，撕心裂肺，触目惊心。新妈妈浴血奋战，新生儿奋力挣扎，无论用“哭爹喊娘”，还是“撕心裂肺”，任何形容词都不足以准确描述其惨烈程度。

一声婴儿的啼哭骤然响起。手术床上的施敏带着温柔而充满母性的微笑，脸上已经汗泪交杂。待新生儿与母亲被推出产房，年轻的医生才迅速脱掉血淋淋的手套，揭下口罩——那是一张姣好的面孔，此刻却透着疲惫。她走到手术室外，找到手机，开始翻找姓名，她的声音略略有些哑：“王莹……”

此时的王莹正躺在牙科门诊的台子上，口齿不清地对着电话发号施令：“怎么回事？布幔到现在还没有到位？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必须完成，否则我后面的声光电都要给你拖着。我有电话进来，就这样——啊，是李总啊，很久没联系了。您说……好的好的……我马上把电话号码发给您……别客气……好的，我们再联系。”王莹一边继续切换手机的应答，一边对着一旁



不耐烦的牙医做了个 sorry 的口型，“喂……莫晴……”

莫晴的声音无风也无雨，“施敏生了，有谁以前答应过照顾的，赶紧到医院来。”说毕，便挂了。

白安安嘲笑过，看莫晴跟王莹打电话，就像在看谍战片的现实版，果然一个风象、一个火象，一煽一点就着。从来不需要多费口舌，也从来不能多费口舌。水象的白安安就不同了，打电话从来不知道怎么说再见，总是等着对方先挂电话，才怔怔收线。

放下电话，莫晴无意识地走到窗边。外面暖暖的日光，突然让她有些懒。愣了一会儿，继续低头打电话。

这样暖暖的日光也照在咖啡厅里，落在正做采访的阮乔身上。阮乔突然觉得有点恍惚，分不清是这春日的阳光，还是眼前的美女散发的芳香。

李少媚是城中颇有名望的主持人，在莺莺燕燕一般的电视台里，硬是走出了一条人文民生新闻的路子，不张狂，不煽情，不偏激，去年拿了全国“金话筒”，在省台还是头一遭。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忽然对着百万市民告假，原因居然是为了生娃。

阮乔羡慕地看着眼前的李少媚，人家举手投足都充满韵味，再看自己灰扑扑的裤子，于是像生怕唐突了佳人一样赶紧两腿并拢、腰杆挺直，放平声线开了腔：“那么你得到怀孕的确切消息之后，立即宣布了退出主持人的岗位。您是怎么想的呢？”

李少媚摸摸还没有大起来的肚子，轻扬的嘴角又让阮乔失了一小会儿神，“我认为，做母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生角色。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个好妈妈。事业和家庭是无法兼顾的，而我选择了家庭。”

阮乔心里一万个不以为然，职场上喜新厌旧的顽固癖好承载不起任何缺席，尤其是媒体行业。迎合受众是宿命，任性的风险成本实在难以预计。

但看着李少媚那人如其名的幸福笑靥，阮乔往常的凌厉一点也使不出来，只是客套地说：“看来你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李少媚立刻捕捉到了弦外之音，反应迅速，“我认为这与传统或现代没有绝对的关系。你有孩子吗？”

阮乔有些惊愕，腿立刻疼起来。从两岁记事起，她逢到紧张时刻，必膝盖酸麻。小时候是看到动物园里长着喙的任何生物；现在，是与怀孕有关的一切。她赶紧摆手，“没有，没有。”

李少媚了然一笑，“等你怀了孕，你就会更理解我的选择了。”

阮乔忍着恐惧：“你的粉丝们大约会很失望了，”这时手机响了起来，阮乔很麻利地摁了挂断键。“不好意思……”

短信是莫晴的：施敏生了，速来住院部 303 室。

阳光也有照不进的角落，比如白安安家的厕所。此时的安安蹲在那里，全然不顾新买的白裙正在地上当扫把，只惴惴不安地盯着眼前——一张验孕试纸。在这个时候，如果阮乔在身边，她一定会侃侃而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五分钟对白安安来说，比五年还漫长。白安安又仔细读了一遍试纸的检验说明，上下左右看看试纸摆放的位置。一会儿用手托着腮，一会儿咬咬大拇指，大大圆圆的眼睛眨也不眨。正在这万籁俱静、只闻心跳声的时刻，电话铃声猛然划破了寂静。她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在一堆包装和杂物里翻寻着。

找了很久，至少安安觉得已经很久了。她惊魂未定地按下手机的应答键，怯生生地压低声音说：“喂……”转而惊喜起来，“……男孩女孩？”

中午，王莹、阮乔、白安安在病房门口撞了个正着。三个人都面带喜色，夹着大包小包埋头直冲，没留神撞在了一起，揉着脑袋同时笑着叫唤：“狗眼睛……”

莫晴正推开门看见，强忍着笑说：“少喧哗，快进来！”

王莹甫一进门，便从自己的大包里变魔术一样往外掏东西：牙膏，牙刷，护肤品，梳子，镜子，发夹，指甲刀；两个盆，一叠毛巾，两包大号卫生巾；带吸管的水杯，餐具，湿纸巾，一次性乳垫，可洗乳垫，消毒纱布；前开襟睡衣，长睡袍，内裤，哺乳用胸罩，束腹带……

阮乔歪着头张着嘴瞪了王莹许久，由衷赞叹道：“哎，老王你真是行政人才，但是——”眼珠咕噜一转，“再多的硬件也要软件来配啊。”随即，她献宝似地捧出一个保温桶，“通草鲫鱼汤，我的手艺。”

施敏微红了眼睛，刚要致谢，阮乔用眼神硬生生止住了她的话。只听她问：“好了，有代价的，下面是答题时间——疼不疼？生了几个小时？顺产还是剖腹？”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掀开施敏的衣角，脸上带着好奇的表情，说：“能不能给我看看伤口？亲爱的，有没有觉得女人真是遭罪啊。”

莫晴与王莹同时飞过去一把凌厉的眼刀。

白安安根本没留意三个人的暗流涌动，她眼睛仍旧没有焦距地望着远方，





有些少年人装老成地说：“儿子啊儿子，施敏，你这个肚子真是一块好地啊！”  
病房内其他四个女人一起被这老古董雷翻了。

街角的咖啡馆是四人聚会的老地方，与莫晴的医院和王莹的写字楼都只有咫尺之遥，但决定原因是，白安安三岁的女儿的早教班在这幢大厦的二十一楼。这个现代版受气包儿媳整天不见天日，只能打着这个旗号出来放风。至于阮乔，其他三个人，也许也包括阮乔自己，都决定忽略不计。无论她在城市的天涯海角，一个电话，三十分钟内一定现身。

此刻的四人乱七八糟地倒在沙发里，阮乔的腿已经蜷上了座位，白安安自觉地往边上靠。

阮乔揉揉自己本就有些凌乱的头发，长叹一口气道：“施敏真是不容易，要一个人带孩子，爸妈还不谅解。”

莫晴不语，王莹摇首，白安安一个劲儿点头。

施敏的故事不是苦情戏也不是伦理剧。当年她也是较真的人，为了买房结婚把两家父母都折腾得身心俱疲，恰好有个女生房车俱全还是海外户口，几年的感情在七位数的房价面前比纸还薄，人家就弃难从易了。施敏虽说是半路出家的忠实教徒，堕胎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但要她抱着孩子去找男家认祖归宗，那还不如要她死。更加上保守而敏感的父母认为未婚先孕的女儿给自己丢了脸，父亲盛怒之下与女儿划清界限。纠结到最后，就变成了施敏自己一力承担。

窗外，冬日光秃秃的树木已然出了新芽，此时的太阳正被云遮了，新芽在树梢微微发颤，居然有种娇弱的孤寂。

阮乔发感慨地说：“施敏的胆子还真大，要是我，肯定打掉算了。”

白安安惊愕得双手合十，“那怎么行，到底是条命，还是自己身上的肉。”

王莹白了安安一眼，没好气地说：“你的情况不一样，一个生下来那么多人管。施敏连自己还管不过来呢。这么年轻就拖着个孩子，还是私生子，她真是不给自己留后路。”

现代社会在生孩子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做到男女平权。再好的感情，也没人能替女人受生育之苦。更何况传统一直认定，母亲为家庭为孩子牺牲天经地义，做得好不过是分内事，做不好倒要口诛笔伐。雪上加霜的是，现代母亲终究要回归职场，生孩子后资历归零，重出江湖，谁知道又是什么局面。不仅仅是施敏，所有的母亲都无法避免地要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莫晴轻轻拿起咖啡杯，吁了口气，好像要吐尽心中怨气似的，“唉，女人不易做啊——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王莹大咧咧毫无掩饰之意，“补牙啊，为生孩大计做前期准备。我刚被按到椅子上，就好几个电话找，你没看那医生的脸多臭。”

阮乔冲着王莹努努嘴，“她那哪是生孩大计，是升职大计才真呢！”

莫晴与白安安都了然地笑，王莹理直气壮地伸直脖子，“就是呀，生孩本来就是升职的一部分计划，不然我才没那么大干劲呢！”

阮乔摇头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你还真是振振有词啊。”

王莹立刻接过头话，“当然了，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靠母亲这个角色获得的，而是靠职业身份。”说完，还狠狠瞪了一眼白安安，后者心虚地眼观鼻鼻观心了。

这么斩钉截铁的口号，当然也只有四人中真正的白骨精王莹才能说得出口。王莹供职零售业巨头 COOP，响当当的世界五百强。她日前刚刚再次升职，六年的职业生涯，从 MT 做到高级主管，这个速度不算慢了。然而王莹每次到达一个山头时，绝不会回头感慨来路艰辛，而永远是拿起望远镜筹划下一步。她的圣经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大区市场部经理是她的下一个目标。她侥幸逃过了一个升职周期，在下个周期开始之前，必须得把生娃的问题解决掉。

补牙，是王莹众多孕前准备中的一项。莫晴的电话就是那个时候打过来的。

莫晴看着白安安说：“那你呢？”

白安安左右看看，用手势示意闺蜜一起靠过来，压低了嗓门说：“我在验孕。”

众人一起惊愕地看向白安安。

白安安一脸苦相地解释道：“我这个月已经推迟了九天了，胃里面也老是泛酸水。”

阮乔忙问：“你婆婆知道吗？”

白安安吐吐舌头，“哪敢告诉她？万一不是呢？”

“那验出来什么结果？”王莹问。

白安安双手一摊，“没结果……好像不是，但是现在说不是又太早。”

白安安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她跟着妈妈。她的妈妈一直担心自己的家庭问题会给女儿的终身大事带来麻烦，于是早早趁着白安安年轻貌美的时



候，四处安排她相亲。大学三年级的某天，白安安从一次失败的相亲约会中出来，一不留神摔了个仰八叉，手上整整一杯外带卡布奇诺全部倒在某倒霉的路人甲身上……

这个路人甲后来成了白安安的第一个正式男朋友。他比白安安大七岁，做证券的，很有些个人和家庭资本。白安安懵懵懂懂毕了业，谈恋爱谈得昏头，错过了教师编制考试，只能去人头攒动如大雨前的蚁穴般恐怖的人才招聘市场找了一份DM杂志的采编工作，工资低待遇差老板刻薄。心不在焉地工作了一年，男友说：我给你找了一份好工作，看你愿不愿意做。白安安问是什么。男友说：做我家的贤妻良母。于是，白安安的工作就变成了这个路人甲家里的小媳妇。

小媳妇的特点之一，就是忍气吞声。白安安也不例外。天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当米虫也是要看婆婆脸色的。老公家是跃层公寓，白安安无选择地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结婚之后，很快怀了孕，生了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就如非洲赤道国家的天气，立马晴转暴雨。现在，女儿囡囡都三岁大了，婆婆倒也不是不疼孙女，只是隔三差五就催着生二胎。

莫晴双手抱胸，俨然权威的模样，“那你到底是想生还是不想生？”

白安安的眼睛一贯无焦距，“不知道。我第一胎险些是难产。现在想着还后怕呢。再说，要是再生个女儿呢？但有时候想想，女儿这样乖巧，做妈妈这样幸福，再生一个也挺好。要是像婆婆说的，再生个儿子，儿女双全，也很幸福啊。”白安安的脸上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王莹双眼向上一翻，“哪有这等好事。”

白安安耸耸肩，自顾自地喝水果茶，唇边还浮着微笑。不必想便知这个已经做了妈的女人又在憧憬自己的美好“未来”了。

阮乔看看表，清清嗓子，“要说安安，你也知道我们没一个赞成你就这么围着一亩三分地过一生。等到你的皮肤、身段、子宫统统老化，你对那个家就一点儿价值都没有了。好了，我们抓紧，排排照顾施敏的时间表是正经。”

莫晴说：“其实就是给月嫂搭把手，负责一下饮食方面的问题。她是顺产，体力应该恢复挺快。”

王莹打开自己的日程表，“那就是说今明后三天，今天两班，明天三班，后天中午出院，也就是上午一班，但是要打包。”

白安安怯生生地举手，“我有困难，不能值夜班。”

阮乔双手一举，“那我来值。”

王莹看着自己的日程表，“我明天下午有个客户见面会，不能改期。”

阮乔的双手仍在空中晃动，“我来我来。”

莫晴想了想说：“我今天下午应该可以，但后天上午要随主任查房，只能捎带着照看。”

阮乔大拍胸脯，“没问题，收拾打包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对这个最在行。”

白安安嘲笑她说：“你是驴子中的驴子，打包这些事情我们确实不如你。”

王莹一边写值班表，一边做总结陈词：“我们里面，老莫献身上帝，我献身资本家，安安献身黄世仁，只有阿阮你是富贵闲人。”

白安安跟着说：“所以你不生孩子简直暴殄天物。”

阮乔跳起来，“我没房子呀，生孩子就一定得有个自己的房子了。老莫才是我们当中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房有车，自己又是专业人士，老公也工作稳定。”

莫晴非常镇定地呷了一口咖啡，徐徐地说：“你不要转移话题，我们可是最坚定的丁克族。”

莫晴和谈骏两口子是标准现代中产阶级，偏巧也都供职于为下一代服务的部门。莫晴是十分受重用的妇产科医生，谈骏是前途远大的大学讲师。一个天天在医院帮别人生孩子，一个日日在学校帮别人教孩子。结果两人一致决定，绝不将自己的家变成另一个孩奴工作室。

王莹用圆珠笔在玻璃桌上敲了几下，“老莫人家是搞通思想了，你是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当初你不就是不高兴买房装修这些俗事嘛。你结婚那两年要是打定主意贷个公积金，也许还能买得了房。现在，真是难上加难了。”

阮乔嘴角一撇，委屈不已，“对啊，所以我根本不富贵。我那点儿工资，刚好够我吃光喝光身体健康，而且我每天累得像死狗一样啊。”

白安安打狗随棒上，“你啊，忙了半天全是自讨苦吃，一点儿建设性没有。”

阮乔举手求饶，“我知道，我知道，你这只幸福的小母鸡最不能理解我和许朗天南海北成天玩玩。在你们看来，像我们这样的二人世界，过久了也只有无事生非，还不如生孩子有建设性。然而，生孩子这件事怎么可以等同于任何一件其他事呢？更何况，审美疲劳还没有开始，我们算少有的能玩到一起还结了婚的人，干吗要生个小人儿出来搅局？”

白安安被噎得有点火，“我也没得选择嘛，只能过好当下啊！”



王莹再次看表，“按我说呢，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有共识。比如你的二胎，比如你的丁克，比如我的升职——不早了，我该回去上班了。”

白安安极不情愿地起身，“哦，一个中午了，我也该回去伺候老的、服侍小的去了。”

阮乔殷勤地做小伏低，“杨太太，那我送你和你家小姐如何？”

大家都笑了。

王莹走到写字楼楼下，深呼吸了一下。工作头两年，她一直摆脱不了新丁怯场的感觉。可能是一切太要求尽善尽美，每一个小小的不顺畅都要懊恼一番。现在也算惯了，但还是有些怯。每次进办公室，都像当初拿到高考模拟试卷，虽然也已经熟悉了套路，但还是会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有些空落落的心悸。办公室政治就是一场永远结束不了的大考，正确答案就是能让你升职加薪的策略和行动，急智和长计一个都不能少。难怪当下所谓的白领们动不动就怀念学生时代，至少，那时候一张一张的卷子下来，都是看得见的。职场上的考卷，是隐形的。

果不其然，这天下午，王莹的面前又摆了这么一张。

现任的市场部经理 Flora 姗姗走进办公室。初时看《杜拉拉升职记》，王莹一直觉得 Flora 就是现实版的玫瑰，后来发现还不完全是。Flora 身上有种动物的敏感度，对周遭的风吹草动了然于心，于是王莹又觉得她其实就是贾府的史太君。从上面看下来，也觉得什么都妥帖，暗潮汹涌都被控制在五指山里了。

Flora 一进办公室，王莹就眉骨一跳。Flora 身后跟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王莹不禁暗自掂掇，招聘季刚刚结束，新员工培训也都结束了，没听说还有新人要来啊。女孩表情淡定，不是职场新丁的样子。一身新款 Gucci 花苞裙，显然出手不凡，要么是有家底，要么是将企图心摆在台面上的性格。与一般企业行政人员的淡妆不同，她的眼部妆容精雕细描，浅绿加金的眼影，更衬出眼部的神采。

“活力四射啊。”同组的 Eva 褒贬不明地赞了一句。

王莹笑笑，没有说话。

Flora 就是有一种气场，她堪堪走进来，原本生气勃勃的办公室就像收到了统一信号，大家纷纷放下手头工作，不用秘书来催，就各自匆匆搜罗东西，涌向会议室方向。

众人落座后……

Flora 的表情永远不会有太多变化，无论对上对下，她总是那么专注专业，不卑不亢。王莹也曾见过 Flora 对打上门来的销售一部经理耐心解释，硬是将对方礼送回家；而那经理在几个月后即被投闲置散，王莹就意识到 Flora 对人际沟通绝对另有妙招。

对着这样一个摸不透深浅的上司，按照方启文的话来说，只能是暂时本色做人，以工作表现稳住阵脚。王莹觉得这种策略最适合骨子里还是胆汁质的自己，因此就深信不疑地埋头苦干起来。

Flora 缓步走到桌前，说：“会议开始前，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Jessica Zhao。Jessica 的职位是推广业务主管，向我 report。希望大家通力合作。”

王莹不易觉察地挑了一下眉毛，心里一紧。

“良性竞争”这个词，虽然是每一个企业文化中都会说明的，但既然强调“竞争”，就意味着有得意有失意。按照“投机主义者”方启文的理论，王莹之所以可以顺风顺水，一部分原因是部门岗位差异化明显，同质岗位上人员梯度合理。但按照这套理论，这个 Jessica 岂不是“同质”并且“无梯度”？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看了看脸色恬淡的 Flora，做贼心虚地想：老大，您也太仙了吧？

Jessica 向大家团团鞠了一躬，眉是弯的，眼是顺的，嘴角是上扬的，“今后还请众位前辈多多关照。”

Flora 的眼角一扫，见大家都多少有些神情异样，自己便换了副带着鼓励的礼节性微笑，先带头鼓掌，于是，会议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散了会，王莹风风火火地一头栽到电脑跟前，发现 IM 上人事部同事菲儿的头像还亮着。不过她点出窗口前还记得瞄了一眼四周的环境，同组的 Tim 和 Eva 在咬耳朵，于是她劈劈啪啪敲键盘，“Jessica Zhao，什么来头？”

没一会儿，菲儿回：“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王莹沉吟一下，她也知道问题不能太出原则，于是继续试探地问：“年初社招没听说我们部门招人。”

菲儿也心照不宣地继续一点点抖包袱：“她走的社招，却不是通过正常程序进来的，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

王莹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慢腾腾地打字：“有来头？”

菲儿贴过来一段文凭背景：赵艳红，二十四岁，英国某知名大学市场营



销系硕士。在美国总部做过培训生。

王莹看到名字忍俊不禁，把兔斯基的撇嘴表情贴上去，“艳红啊——我说她怎么只说自己的英文名呢——总部做培训生回来就可以做主管？”

“履历很漂亮——不过你就不要难为我了，大姐。”

王莹再接再厉：“那 job description？”

菲儿发了“服了你”的表情，发出一连串英文……

王莹看了一眼那段无限熟悉的 job description，像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弓下腰，撇了撇嘴。心潮澎湃之际还记得给菲儿发了个拱手表情，“改日请你吃饭！”

王莹关了对话框，看了一会儿文件，还是心里咯噔咯噔的。于是发短信给方启文，“台风袭港，盼支援。”

方启文短信随后即到，“什么情况？”

王莹刚刚准备回短信。电话来了，是莫晴。

莫晴说：“我刚回办公室，你的报告出来了。”她的声音还是那样，无波无浪无情绪，也不知是喜是悲。但王莹和她认识这些年了，还是会在她的声音里听出些许大事不妙的味道来。

王莹站起身，快步走过两个同事身边，两手托紧手机，压低声音，“什么情况？你别吓我。”

“来了说吧，不是大问题，只是需要调养。”

王莹的心一紧，匆匆走到空荡荡的会议室，继续压低声音，“老大，你卖什么关子啊！讲一句藏半句。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难道我不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莫晴心里一暖，她是四个人里面真正的老大，王莹这么一声就顿时把无助的味道传了过来。她安慰道：“在公司说话小心点啊，真的不是大问题，你放心。晚上见。”

王莹对着手机发呆，心神不宁地给方启文发短信约在第一医院见面。刚开了会议室的门，却见 Flora 站在门口，貌似是经过。王莹心里隐隐不安，若无其事地点头招呼。Flora 也没说什么，只是转身的时候，王莹注意到她与刚才是反方向，也不知是去而又返，还是在此驻足良久，搞得她一下午心神不宁。

各人有各命。有人在为职业前途耗尽心机，自有人为家长里短筋疲力尽。

对于白安安来说，杨家餐桌上每天的跌宕起伏绝不亚于王莹办公室里的暗潮汹涌。至少，王莹的斗争不用担心胃口受损。结婚这几年，一到晚饭白安安就神经性头疼。每次她看见电视上疯狂推介的减肥产品，都不自觉地想告诉人家，吃药减肥有什么用呢？嫁了像杨克远这样的人家，有个不喜欢自己的婆婆，苏珊大妈也会成非洲难民的。

客厅里七点钟新闻联播的主题音乐绕梁不已，同时余音不歇的还有囡囡的尖叫声。

一个典型 2-2-1 阵型的中国家庭的晚餐是什么样子的？安安在厨房，用胳膊肘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公公是第一代领导人作风的积极响应者，尽管他不回家吃饭的可能性占了多数，仍然要求每天四菜一汤，绝不含糊。婆婆呢，是新时代营养学的粉丝，每天餐桌上最少要五种颜色的菜式，还要色香味俱全。经过两位老人的“悉心”调教和严格要求，安安总幻想着以后开个私家菜风味小馆，自己掌勺，肯定生意不错。

门口钥匙响，安安知道是杨克远回来了。

安安在厨房里听到动静，心下一喜，不觉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杨克远就是她白安安的定海神针，结婚好些年了，杨克远用行动证明了当年他那句“让我来照顾你”所言不虚。即便是言语最刻薄的阮乔，一直为她“封建童养媳”的境遇鸣不平，但在看过杨克远和白安安的相处后，仍不得不说了一句：诚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杨克远一进家门，就被女儿囡囡抱住大腿。他就势把女儿高高举起来，听见女儿咯咯地笑，老妈恨恨地叫，而这个时候的安安一定是在厨房里的。他向厨房方向探了一眼，脚尖还来不及转向，就听老妈一边一眼关七地张罗着，“远远，去把手洗洗，准备吃饭！”说完，一边扬声，“安安，好了没有？远远回来了。”

白安安的手正大刀阔斧地切着空心菜，百忙中只能扯着嗓子喊：“再炒两个菜就好！”

这就是家，嘈杂也热闹，生动也温馨。杨克远爱这样的感觉，所以每天都试图推掉一切可能的应酬，只想早早回家。他其实站在 70 后的尾巴上，却一直觉得与所谓的 80 后们格格不入。唯一能沟通的，大概就是同样钟爱家庭生活的白安安了。白安安那种小鸟依人的姿态，是他甜蜜的责任。

杨克远一把抱住女儿，作势要亲。

囡囡像橡皮糖一样扭着身子，“不要不要，爸爸的胡子最扎人！”说完





就像一条滑溜的小鱼一样哧溜钻到地下。

杨克远追着女儿满客厅跑，囡囡就满客厅躲，边躲边叫边笑。

厨房里的安安觉得偏头痛被这么一叫，更厉害了。但她总是有自己乐观的想法——比起那些看孩子就只是“看孩子（不出危险）”、自己却躲在一边看报纸吃薯片的爸爸，杨克远这样愿意带着孩子一起疯的爸爸更能够让孩子享受到童年的欢乐。

白安安小碎步从厨房跑出来上倒数第二道菜，技巧地躲过囡囡挥舞在空中的小手，已经平了碗沿的汤汁居然一滴没洒。

公公踱着方步走过来坐下，囡囡犹自絮絮地对着杨克远说着什么。老爷子极有威严地说：“不许吵了，吃饭，吃饭不许讲话。”

囡囡很听爷爷的话，吃饭不说话，改玩碗里的米粒子，一颗一颗数。又不敢大声，只是小声地自言自语，顺手抽了张面纸擦桌子上的米粒。没过一会儿，面纸就抽出来一堆。婆婆看不下去，就接过碗来喂，“囡囡乖，吃饭了，不要又是吃在人前，饱在人后。”

囡囡本来正不管不顾继续抽纸呢，闻言忽然抬头指着奶奶说：“爷爷，奶奶说话了。”

两位老人好气又好笑。

囡囡看见电视里出现几张小朋友的脸，忙忙跳下座位。

白安安上最后一道菜，正看见婆婆追着囡囡满地跑。

婆婆见白安安出来，一边皱着眉，一边扶扶酸痛的腰身，“这孩子怎么像多动症一样，她爸小时候都没她这么皮，也不知道随了谁了。”

杨克远笑着看着白安安，偷偷挤挤眼睛。

白安安脸上一红，赶紧放好菜，接过婆婆手中的碗，“妈，不好意思，您去吃饭，我来我来。囡囡，来，乖，听话。”

杨克远看着安安汗涔涔的前额，心里老大不忍，想要离开座位帮忙，突然见到自己老妈伸过来的筷子，意识到自己此时跳出来无异火上浇油。果然，安安的婆婆眼里始终儿子是第一位的，她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她一边为儿子夹菜，一边说：“你忙什么，趁热吃。蔬菜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

杨克远一边对着老妈点头答应，一边对囡囡喊着：“囡囡，别跑了。爸爸要生气了。”

这边厢，囡囡跑得一头汗，白安安跟在后面追得紧。听到爸爸的话，囡